

红 28 军政委高敬亭



1935年7月7日,红28军在黄巢尖歼敌保安团1个营,7月12日,在殊屋庙伏击敌运输队,俘获敌60余名;7月15日,在冶溪河巧歼敌别动队,俘敌130余名;特别是7月13日在花凉亭,红28军首次主动攻击敌据点,毙伤敌200余人,俘敌100余人,摸索了攻坚战斗的初步经验。图为红28军逼近花凉亭敌据点的场景。



卫立煌上任后，气焰嚣张。立即调整部署，策划新一轮“清剿”，妄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边区红军。红28军针对敌情变化，于1936年3月上旬，在太湖县柴家山由高敬亭主持召开会议，作出了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以营为单位活动和加强便衣队建设三项决定。图为红28军官兵向敌后挺进的场景。



柴家山会议后至年底，红28军一直以营为单位分散行动，作战地域从山区发展到平原，从在敌人包围圈内兜圈子发展到深入敌后打击敌人，边区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图为1936年7月15日，红28军官兵歼灭大庙畈反动民团潘大少战斗一景。

第一回

冬雪寒孤雁萦绕大别山 高敬亭红旗再举凉亭坳

黄麻工农武装起义的火种；高敬亭第三次组建红 28 军 初试分水岭 夜战白马山 蒋介石 17 万大军全力“搜剿”智擒伪安徽财政厅长余谊密 大别山孤军奋战三年。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1935 年 2 月，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三克天险娄山关和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后，写下了这首悲壮苍凉、声情激越的《忆秦娥·娄山关》。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话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杀开生路，突出重围，若不是耳听“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眼见“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断难以写出如此气象阔大而雄浑、神韵隽永而悠远的歌诗，又怎能一下子把人带回车辚马萧萧的征战岁月！

“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1927 年，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蒋介石、汪精卫发动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叛变后，从鲜血铸成的大错中清醒过来并找到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黄麻起义等 300 多次武装起义，重新点燃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创建革命军队、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熊

熊烈火！

如果将中国革命比作江河之源的话，那么，21 军从诞生到 1958 年的征战史 当溯源于此。

雪压冬云，暗夜如磐。

1934 年 11 月，第 61 师的前身红 28 军 在她的母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大别山的苍茫长夜里不安地躁动。

她的脉络里流淌了太多的苦难和太多的抗争。她虽和母亲一样一无所有、穷根万丈，但她注定将似一轮朝日就要横空出世、光耀玉宇！她要劈山救母 大闹人寰！

1935 年 2 月 1 日 率红 218 团与敌 106 师、108 师、独立 5 旅在商城、金寨包围圈里厮杀了两个多月 满面烟色、极度疲惫的红 25 军 82 师师长高敬亭 坐在立煌 今金寨 县抱儿山上 遥望着默默无语的绵绵群山 心如刀绞 焦虑万分。“省委和主力是远走高飞呢 还是全部牺牲？”“不会 绝对不会！”“为什么连一个群众的人影也看不到呢？”高敬亭吧嗒吧嗒吸着磨得发亮的铜烟锅 自问自答 不敢再往下想。

无巧不成书。正在此时 红 82 师政委、鄂东北道委少书记方永乐 带着数百人艰难地向山头爬来 空寂的抱儿山 一时人声鼎沸了起来。

战友重逢 高敬亭顿时眼睛一亮。他顾不得向大家一一问好 便将方永乐这位 16 岁参加革命、当时只有 19 岁的‘小政委’拉到一旁 急切地问“省委在哪里 主力在哪里？”方永乐悄声地回答道：“去年 11 月 11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在光山县花山寨开会 决定红 25 军立即向鄂豫陕边界转移 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 老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为军政委。省委决定由你留在根据地重建鄂豫皖省委和红 28 军。16 日 徐宝珊、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等 率领主力红军就出发了 从此都失去了联系。”说着 方永乐从衣襟里掏出省委的一封指示信 高敬亭急忙翻开 眼睛一遍遍在那封短信上扫过 头脑里顿时感到一阵轰鸣……

原来，省委匆忙做出主力转移这个重要决定时，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及方永乐均因故未参加会议，后来由中共罗（田）黄陂（黄陂）特委书记徐诚基、第一副书记何耀榜及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决定，由熊先春任团长、徐诚基任政委，将罗山教导营、光山战斗营及部分红军伤员组成鄂东北独立团。敌情变化后，中共鄂东北道委即决定由方永乐、徐诚基负责将部队拉出去，皖西寻找高敬亭与红 218 团会合，让熊先春留在鄂东北打游击，陈守信任独立团团团长。于是，方永乐、徐诚基从经扶（今河南新县）潢川一路杀向皖西，终于找到了带领大部队的高敬亭。

入夜，官兵们有的倚山和衣而卧，打起了香甜的鼻鼾；有的帮助伤员清洁伤口，烘烤湿透的衣衫。高敬亭燃着烟锅，与方永乐对着漫天皓星，在商量着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当前，最困难的不是缺衣少食和敌人的搜捕，关键是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基本群众被赶到了山外。”方永乐冷静地分析说。高敬亭的旱烟锅一暗一明，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吐出了浓雾。“两个月过去了，每天行军的路越来越长，伤亡越来越大，能够藏身的山岭和取得的给养也越来越少，我们再也不能与敌人硬拼硬打，否则，大别山再大，也没有我们的立脚藏身之地。眼下，我们要按照省委指示，马上将红 28 军的大旗打起来，把根据地从敌人手中夺回来！”高敬亭一面充满信心地说，一面给暗红的篝火堆添加了把柴草。

1935 年 2 月 3 日，农历大年三十，高敬亭率领部队来到了皖西南太湖县凉亭坳这个曾是红 25 军军部的小山村。

群众看到红军回来了，像劫后余生再世重逢一样，有的紧紧握住战士的手往家里拉，有的腾出仅有的房屋让部队住。顿时，死气沉沉的山谷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此夜，高敬亭与主要领导在汪氏宗祠讨论了大半夜斗争形势、部队整编和人事安排。由于当时红军的军政委对党和军队工作负总责，所以根据高敬亭的意见，暂不设军长，同时做出如下决定：一是将皖西北红 218 团与鄂东北独立团合并，第三次组建红 28 军，高敬亭任军政委，辖 82 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及 244 团（团长徐贤才、政委徐诚基）手枪团（团长余雄、政委刘远臣）共 1400 多

人，二是重建鄂豫皖省委，发展地方武装，成立四路游击师，在太湖、潜山、霍县和英山县四交界处创建游击根据地，实行公开的游击战、半公开的便衣队和秘密的地下斗争。

第二天，农历大年初一，按说是一元复始，“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但在这屡经战乱燹火的大山深处，却没有年夜饭，没有锣鼓，没有鞭炮。和大别山一样倔强不屈的红军官兵，面对着呼啸的寒风，胸中燃烧着复仇的怒火！

早上八九点钟，乌云如铅，雪映红旗，大刀长矛，红缨飘飘。顺势站在山畔石头上的高敬亭，高声向红军指战员和数十个乡亲们说道：“同志们、乡亲们，今天，中国工农红军第 28 军成立了！省委和主力走了，红军的根子走不了，在这革命最困难的时刻，恢复大别山根据地的伟大任务，就落在了我们红 28 军 1400 多人的肩上。我们还是黄麻起义那句老话：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只要天不塌，地不陷，共产主义的事业就永无停歇，不怕咱们现在势力小，就怕红军心不铁，只要我们一心跟着共产党，就一定能够把红旗永远插在大别山！”说罢，他斩钉截铁地向部队挥手道：“出发！”从此，红 28 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同时也拉开了 21 军叱咤风云、征战天下的序幕！

古语云：“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此言不谬。

说到这里，读者会急着要问：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红 25 军和鄂豫皖省委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指示高敬亭第三次重建红 28 军？红 25 军与红 28 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早在建党初期，共产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就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以后陆续动员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深入到黄安、麻城等地，很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其中，共产党员吴焕先、吴先筹等首先在黄安北箭厂河（今河南新县）建立起了农民革命武装。一时间，鄂东的黄冈、孝感、黄安、麻城、黄梅、罗田等，都成立了农民自卫军。1927 年 11 月，中共湖北省委按照党的“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

装起义的总方针 组织了著名的黄安)麻城 起义 参加起义的农民自卫军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不久，即改编为工农革命第 7 军 转入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 逐步开辟了光山(今新县)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极盛时期，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拥有 26 个县的革命政权 总面积达 4 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 350 万。

1932 年 10 月 由于受到张国焘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影响 红四方面军未能冲破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被迫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是月 12 日，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部队成立了红 27 军，11 月底 红 27 军主力编入吴焕先、王平章领导的红 25 军，一部于 1933 年 1 月编入廖荣坤、王平章创建的红 28 军 4 月 红 28 军编为红 25 军第 73 师。次年 10 月，徐海东、郭述申将活动在皖西北的红 82 师第二次组建为红 28 军。1934 年 4 月 红 25、28 军在商城东南部的豹子岩会师，撤销红 28 军 统一编入了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领导的红 25 军。这 便是先前红 28 军的两起两落。

俗话说 袍子裁小袄——越裁越小。人们不难看出 高敬亭这回拉起的红 28 军 除老、弱、病、残、少、妇之外 表面上算是第三茬。但掰开指头细细一算 红军历经长期的战争消耗 党员团员非死即伤 精壮骨干消耗殆尽 目前保留下来的这千把人 早已是秋天的韭菜 不知道割过了多少茬：

黄麻起义以来及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近十万群众罹难；

红四方面军从 8 万多人战斗减员到 3 万多并撤离根据地；

红 25 军及鄂豫皖省委的“肃反”运动 有近三分之一的红军和大量的群众积极分子受到“清理”；

红 25 军转移，又带走了一万多富有战斗经验的红军指战员；

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石要过刀 人要换种”无法算清到底有多少无辜群众背井离乡……

兵荒马乱 天灾人祸。大别山人口锐减 兵源枯竭 十里不见庐舍，百里不飘炊烟 阡陌白骨枕藉 满目尽是疮痍 红 28 军无可补之丁 无可征之粮 无回旋之地！

“红军主力一批又一批都被迫撤离了大别山，剩下我们千把人，要面对蒋匪军的围攻，怎么样才能站稳脚跟？”省委走了，等于大别山失去了脊梁，基层组织遭到破坏，等于堵塞了根据地耳目啊！”蒋介石决不允许我们在他的宫殿和粮仓门前存在，怎么样才能完成上级交给的坚守大别山的艰巨任务？此时，高敬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队伍的前面，心里似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他顺手又从口袋里摸出了他惟一的奢侈品，那个磨得溜光的铜烟锅，熟练地装满烟末，吧的一声过后，一口浓烈的烟雾就从队前一直飘到了队后。

山连绵起伏，风越刮越猛。小休息的命令刚传达下去，就见队伍像割倒的茅草一样顺势仰卧在山石之间，有的干部前后招呼点燃篝火，有的伤员发出了低沉的呻吟。高敬亭又接着点着了旱烟锅，半躺半卧凝望着蓝天。一只孤雁急速掠过消逝在远方，又一只哀鸣的孤雁慌忙地飞向另外一个山峦。此时，高敬亭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第一次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我以 3 万人对敌 10 万人，只一个星期就取得了胜利，第二次打了半个月，第三次打了三个月，第四次三星期，中央军委发来的一封封捷报真叫人鼓舞，但第五次却用了整整一年……

同根同道，无独有偶。在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前三次“围剿”时，由于红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发起的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四战四捷，同样以敌败我胜而告结束。但是在 1932 年 6 月蒋介石调集 30 万军队对鄂豫皖边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时，由于指导失误，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外线作战。此后，再未返回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遭到严重失败。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调整组织，分设了鄂东北、皖西北、豫东南三个道委，高敬亭任豫东南道委书记，之后又调任皖西北书记。11 月吴焕先、王平章重建红 25 军时，高敬亭任红 75 师政委。1934 年 4 月，红 25 军与红 28 军在商城县豹子岩会师，合编为红 25 军，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重建皖西红

82 师 高敬亭任师长。红 25 军刚草草拉起队伍，70 多个团的蒋匪军如蝗似蚁，便在张学良指挥下，就水泄不通地包围了过来。在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下，红 25 军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做出了撤离大别山的痛苦选择……

“高政委，有情况，敌人追上来了！”方永乐一句话，将沉思中的高敬亭惊醒过来。高敬亭不假思索地命令道：“转移！”

说到这里，有的读者亦会质问：红 28 军刚树起大旗，为什么不掉转头来好好打一仗，以宣威奠旗，而却是遇敌便走呢？人们有所不知，若是写小说，自然要杀一个回马枪。但这里说的是性命攸关的生死战场，万不可以卵击石，轻举妄动。因为红 28 军面对的是百倍以上强敌，稍懂兵法的人都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所以，高政委果断地下达了转移的命令。一连三天，红 28 军翻山越岭，而敌人发现数月找不到的红军主力就在眼前，哪能善罢甘休，亦穷追不舍。2 月 6 日，当敌 384 团追到潜山县分水岭、王家屋地区时，红 28 军及时占领有利地形，沉着冷静，猛烈发起攻击，一举歼敌一个多连。初次遭遇，敌人未占上便宜，更不服输，接着敌 25 路军 94 旅紧追不舍，将我追到霍山县一条狭窄的山沟里，迎面又遭到了敌 11 路军的堵击。我 82 师师长罗成云同志为掩护部队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狭路相逢勇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万分危急之际，高敬亭果断命令部队迅速翻越皖西最高峰——海拔高达 1700 多米的白马山，边走边与敌激战。时值夜暗，沟深坡陡，雪大石滑，若不趁机下山，红 28 军就很难避免全军覆灭的厄运。于是，高敬亭临机决断：冲下山就是胜利，他顾不上个人的安危，一面大声地鼓励官兵，一面掩护着部队下山。此时，子弹在石头上溅出火花，悬崖下树林里的枪炮声、呼唤声一直喧嚷到拂晓，部队才冲出了重围。

红军官兵虽暂时摆脱了绝境，但令高敬亭意想不到的更大危险就在眼前——红 25 军撤出不久，蒋介石在南京官邸向 25 路军军长梁冠英面授机宜，限三个月内彻底消灭鄂豫皖的共产党力量。

说来话长。蒋介石、汪精卫 1927 年春夏之交背叛革命，孰料高兴

劲还没过 即发生了一连串的内讧 蒋汪为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相互厮杀、蒋与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蒋桂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李宗仁发动反蒋战争……

内战未休 外患已至。1931年9月18日，日本鬼子侵略东三省，蒋命令张学良一枪不放，拱手相让三省百姓于虎狼，招得了国人皆怨。而共产党这边 清理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趁军阀混战之机 在十多个省的 100多个县先后开辟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红军发展为 10个军约十万人，共产党党员发展到七万余人。

“除恶不尽 祸莫大焉！蒋介石咬着牙 恶狠狠地对第一次站在自己客厅的梁冠英说道。冠英啊 从 1927年‘共匪’黄麻叛乱以来 国军对大别山连续进行了四次围剿 投入兵力累计超过百万 结果还是让张国焘、徐向前漏了网 而后徐海东又啸聚山林成立了红 25 军 追剿了两年又让他们逃跑了 真是误国误民哪 眼下，‘共匪’还有千余散兵游勇 为患滋扰 吾已下了决心 成立鄂豫皖剿匪总指挥部 任命你为总指挥，统一率领何柱国的 57军、王以哲的 67军、刘镇华的 11 路军和你的 25 路军 再加上地方力量 差不多 50多个团十六七万的兵力，务必在三个月内彻底剿灭残余‘共匪’。梁冠英毕恭毕敬 连忙站了起来 夸下海口：“谢委座栽培 请委座放心 决不负党国重任。”大别山是江汉平原之旌旗 南俯瞰武汉 北直通中原 东逼近合肥 威胁南京。古语云：‘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鼾睡。’你们要精诚团结 合力剿匪 一鼓作气 永绝后患。三个月后 我在武汉为你庆功。”

梁冠英捞了个总指挥的肥差 格外得意洋洋 回来后不遗余力地仿效老蒋步步为营的战术 制定了恶毒的三个月“清剿”计划。不到一个月 在边区修了数以万计的碉堡 构筑了一道道封锁线 残酷地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 许多红军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杀害 血流成河。正如‘任是深山更深处 也应无计避征徭’一样 敌人大有不踏平大别山誓不罢休之势。而高敬亭率领的区区 1400余人 想要在十六七万的百倍之敌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扎住阵脚，除非有孙悟空三头六臂的变身术啊！

部队刚到霍山县白果树休息 方永乐便着急地问高政委：“部队下一步怎样个走法？”高敬亭“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却眯着眼睛嚼着烟袋吧嗒着吸烟。见此 方永乐怕打断高政委的思路 也顺势倒在一旁 脑海里不禁浮起了高政委的身世……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1901年8月出生在河南光山县（今新县）董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父亲高立祥 排行老六 祖籍湖北黄安 清末因贫困迁移于此。高敬亭也在六个兄弟里排行老六 两岁时母亲去世 靠祖母抚养长大。小时候父亲看他聪颖过人，便勒紧裤带送他上私塾念书，开始读的无非是什么《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一类 后来又学孔孟的“之乎者也” 听老先生讲封神、三国、水浒 六年后实在供不起学费 才不得不辍学种地。

“小小黄安 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 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 女将送饭！” 1927年11月 在著名的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的影响推动下 鄂豫皖三省边区第一次建立起了工农革命武装政权 次年春 年满27岁、血气方刚的高敬亭 也积极加入了暴动的洪流 在家乡董店建立了第一个农民自卫队并担任队长。黄麻起义后，还乡团将他家仅够遮风挡雨的几间草房一把火烧光 父亲被活活打死 敌人还到处悬赏他的人头。忍看家破人亡 他只有背井离乡 毅然决然踏上了寻求革命的道路。

1928年春，黄麻起义军从木兰山打游击来到了光山县，开辟和建立了柴山堡革命根据地，他加入了鄂东特委委派的石生才任书记的光山县弦东区工委的工作，于1929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 他先后当选为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武装委员、乡苏维埃主席、弦东区政府武装委员。在9月底攻打地主山寨蜂子笼时 他带头冲杀 腿负重伤 仍坚持不下火线 直到战斗胜利结束才被人抬下战场。未等伤口痊愈 又于次年2月率赤卫独立团攻打反动豪绅据点崩河坎，在激战两日未克的情况下 高敬亭急中生智 下令挖暗道 将装满炸药的棺材推到寨门底下，一举炸开寨门全歼了敌人。

1930年2月，中央根据大别山根据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将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三块根据地连到一起，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6月在光山县王家湾召开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皖

省苏维埃政府之后，他从政府粮食委员走上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重要领导岗位，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当时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猛，高敬亭先后创建的光山县独立团、赤卫师和游击师（后均编入红四方面军）也迅速壮大，他指挥这些部队攻占地主武装盘踞的山寨、土围子 80 余处。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11 月重建红军第 25 军时，任第 75 师政治委员。他与师长姚家芳（前丁少斌）后率部转战鄂东北、皖西北，参加反“清剿”中的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长岭岗等战斗。1934 年 1 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2 月，红 28 军第 82 师师长刘德利同志阵亡，他又继任师长，9 月任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

高敬亭没有答理方永乐的问话，是他正在思考着目前弹尽粮绝，大部分官兵还赤着脚穿着单衣，如再得不到补充，无异于坐以待毙。恰在此时，手枪团的侦察员回来报告，伪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余谊密在老家潜山县王庄回家过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老子让你这个龟孙子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高政委骂道。于是，一个向敌人“借粮讨债”的计划很快形成。

次日拂晓，部队悄悄埋伏在余家大院后面的山坡上，成半圆状把王庄包围了起来。天亮后，一群红军化装成送年货的敌某部“张司令”和勤务兵，未费口舌通过了吊桥，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余谊密的深宅大院，进院后，发现余的警卫正在里面吆三喝四推牌九，毫无戒备，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红军自天而降，黑糊糊的枪口明晃晃的梭镖眨眼间戳在了胸口。红军未费一枪一弹，就将 20 多个警卫连同余谊密一起都抓了俘虏，缴获了一大批弹药和物资。当余谊密命丧黄泉的消息传到梁冠英那里，梁一面无可奈何地叹息：“真是说神有神，怕鬼有鬼！”一面气势汹汹地叫嚣：“不活捉高敬亭，誓不为人！”

2 月 16 日，高敬亭来到了潜山驼岭附近的白果树，召开会议简要总结了半月来的斗争。认为红 28 军重建以来，天天打仗，夜夜行军，消耗得不到补充，伤员得不到治疗和安置，部队目标大，不易摆脱敌人的围追，而没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大敌当前，必须以小分队为作战单位，分散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站住脚。

跟。于是，做出精简红 28 军、成立中共皖西特委和组建红 246 团、分散主力建立游击根据地的三项决定。由红 82 师政委方永乐带主力相机作战，由 244 团政委徐诚基任 246 团政委兼特委书记，余雄任团长，带部队在舒城、潜山、英山、霍县一带打游击。高敬亭则率 2 营和手枪团等回赤城、赤南地区活动。同时反复强调，保存力量，待机破敌！

红 28 军分兵后，敌人一下子乱了手脚，到处都有发现红军主力的报告。但由于敌人采取全线合围的手段，我仍未跳出包围圈。3 月 3 日，高敬亭在霍山县梓树坪与我赤南县四区苏维埃机关 20 余人会合，次日上午，敌 108 师 622 团 3 营急匆匆向我梓树坪营地袭来。高敬亭分析到，敌追赶多日，一直找不到战机，既急躁又轻率。他在明处，我在暗处，便迅速命令 2 营和赤南县四区苏维埃机关部署在梓树坪东北侧山梁上，手枪团 1 分队配置在盐店西侧高地隐蔽待机。14 时许，敌尖兵排进入包围圈，我居高临下，一齐开火，敌见大势已去，只好缴械投降。这时，敌见尖兵排被我火力压制，便一路向我西侧高地进攻，一路欲抄我后路。这时，我 2 营部分兵力迅速前出，以火力支援手枪团 1 分队战斗。在我两路夹击下，一举取得了歼敌一个营大部的大胜仗，俘敌百余人，缴获轻机枪 6 挺、步枪 120 支、子弹 5000 余发，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我军装备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是，敌人并不甘心梓树坪的失利，反而调集独立 5 旅率 613 团和特务团 3 营，于 22 日上午 9 时向鸡冠石阵地进攻。时值初春，天降小雪，气候寒冷，敌旅长邀功心切，亲自指挥，编组成“奋勇队”猛攻，红军不顾一夜未眠和饥寒，利用有利地形坚决抗击，与敌肉搏数次，激战至午后，毙、伤敌 300 余人，抓紧收拾战利品，而后又向西北方向转移。

话分两头。师政委方永乐率主力于 2 月 21 日由霍山县黄毛山南下，敌 94 旅 188 团果然尾随而至，敌 191 旅在前面堵截，我即分两路突破敌人位于英霍大道的封锁线，向界岭方向撤退。师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在掩护部队突围中英勇牺牲。部队刚到了界岭，敌 192 旅 384 团团长即率 2、3 营从两面包围了上来。方永乐见地形对我反击十分有利，便命令在界岭制高点架起两挺机枪，以猛烈的火力阻敌前进。同时迅速散开占领界岭与青天畷之间的长安岭，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反复争夺，

全歼敌 2 营 缴获两挺重机枪和 150 支步枪以及 6000 余发子弹。

连日来一连串的胜仗，有力地鼓舞了红军战士英勇杀敌的积极性，而敌人由原来的步步紧逼，逐渐变为保持距离。4 月初，高敬亭又与方永乐会师，高政委高兴地总结道：“转战百日，忽东忽西，将敌人牵来牵去，灭敌过千，缴获甚多，红旗还在大别山上！人言道，留得葫芦子，不怕无水瓢。只要我们敢与敌人拼双脚板，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就是布下天罗地网，我们也能撕得开钻得过。但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必须要有长期打游击的准备，只有保住火种，给敌人造成大量杀伤，才能争取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高敬亭还不可能知道，蒋介石对梁冠英这个草包大发雷霆。更令高敬亭想象不到的是，中央红军已在年前开始了悲壮而史诗般的万里长征，红 25 军也已经西征进入陕南，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已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同样，高敬亭也无法预料，红 28 军从此将要独立地在大别山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雷。”春回人间，砍不光烧不死的大别山山势峥嵘，像母亲一样的大别山，紧紧地将她们的赤子隐藏在碧绿的密林丛中。远方雷声滚滚，一场新的暴风骤雨又要到来了！

第二回

苦转战奇兵大捷桃树岭 蒋介石驰令清剿鄂豫皖

梁冠英连吃败仗，蒋介石限令剿灭鄂豫皖残匪；高敬亭“四打四不打”，桃树岭再传捷报；插在敌人心脏的钢刀不能拔；独 5 旅进了棺材沟；别动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别动”队；林维先大闹平原。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是横戈马上行。

红 28 军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处于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中，日复一日，饱受煎熬，犹如万顷波涛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敌人一茬接一茬与我打疲劳战，如影随形，有时在同一片树林小憩，有时隔着一条河，一道岭，甚至有时朦朦胧胧以为对方是自己的队伍，跟着走了小半夜。

国民党那边，梁冠英在与红 28 军近三个月的交手中连吃败仗，花去大把银子、损兵折将不说，单是南京方面一封封不热不冷的电令，就着实让他心如乱麻，坐卧不宁。眼看三个月的限期将届，可高敬亭依然神出鬼没，不是金蝉脱壳，就是杀个“回马枪”，吞掉他近千人马。进入 4 月份以来，他命令王牌 32 师所属 95 旅死死盯住红 28 军，企图一举全歼。

红 28 军在敌人数日形影不离的跟踪下，处境极为艰难。这时，高敬亭与方永乐等军、师领导商量道：“敌人之所以步步紧追，是因为没有受到重创。正如兵法所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们扰其全线倒不如斩其一段！”随后，高敬亭调林维先（曾任红 82 师师长，受肃反扩大化影响被降职。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为特务营营长，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4 月 20 日，红 28 军突破敌人数次堵截，迅速攀上汤池东北的桃树岭。敌 95 旅 190 团穷追不舍，进至汤池岷附近。高敬亭环顾四周，发现桃树岭山高坡陡，通往山顶那惟一的天然通道，狭窄崎岖，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最高峰桃树岭上，松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坳口东西两侧，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他对一旁的方永乐说：“此地真是个好伏击敌人的好战场，只要把敌人引进口袋……”说着，他用粗大有力的双手猛然合击，哈哈大笑。方永乐心领神会，高政委这一招叫“双风灌耳”，!

红 28 军自泥头店整编后，高敬亭按照朱毛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具体提出了“伤亡过大不打，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缴获不多不打”的“四不打”原则。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红 28 军连续多日基本上是遇敌即走，现在机会终于到来，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求战心切，受领任务后，不顾多日奔波之疲劳，立即投入临战准备。

敌 190 团团长是个反共老手，邀功心切，根本就没把我军大刀梭镖放在眼里，不等后续部队到来，便急不可耐地令先头部队成后三角队形向桃树岭发起猛烈攻击。当敌 1、2 营先头部队进到坳口南侧我前沿阵地时，“恭候”多时的我军官兵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以压制火力把敌人困在半山腰，给这些狂傲的不速之客来了个下马威。

敌原以为我还是打一阵就跑的老战法，因而以更加密集的队形发起冲击，当连续三次攻击均被我击退时，敌人方才恍然大悟，立即调整了战术。敌 1、2 营的后续梯队 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发起第四次进攻，并以一部兵力迂回到坳口东侧高地，对我侧后构成威胁。

“同志们 杀啊！”关键时刻 特务营营长林维先挽起袖子率先扑

向敌人，战士们如泄闸的潮水紧跟其后纷纷杀入敌阵，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军战士怀着满腔的愤怒，前面的用枪打，后面的用刀砍，军政委高敬亭不顾刀光剑影的厮杀，亲自督战，并及时令师政委方永乐率 244 团和手枪团，沿桃岭冲西北侧山凹部向敌侧后迂回，一部兵力插至桃岭冲及其西南侧，断敌前面两个营的退路，阻敌后续部队增援；主力则插向桃岭冲及其东南侧，将敌分割成数段，攻击敌后。

山上，我军的枪声渐渐平息下来。这时，敌团长嚎叫着：“‘共匪’子弹打光了，上山给我抓活的，老子有重赏！”敌兵一窝蜂似的争着往山上冲，一时间狭窄的山道上堵满了黑压压的敌群，赤裸裸地暴露在我军眼皮底下。突然，震耳欲聋的喊杀声骤然响起，如同晴天霹雳，震得桃树岭瑟瑟发抖，方永乐指挥主力从两翼杀过来了。正面阵地的我军将士端着土枪大刀，拿着石块棍子，也一起朝敌人围拢过去。我军关起门来打狗，敌人如同瓮中之鳖，鬼哭狼嚎，扔下一大堆尸体慌忙逃命。

“狗日的哪里逃！”特务营战士恶狠狠地骂道，一起向敌猛烈出击，逃敌纷纷毙命，无一脱逃。此战，敌 190 团 1、2 营被全歼，敌营长七士信被击毙，后卫营被我击溃。待敌 192 团赶来增援时，我已胜利撤出战斗。不幸的是，我 244 团团团长徐贤才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桃树岭战斗是红 28 军第三次重组以来打的第一个大仗，也是继梓树坪、界岭之后的又一次胜利。梁冠英的来势汹汹的“清剿”大军在近一个月里，已有 3 个整营和一个营的大部，共计 2000 余人被我歼灭，这极大地鼓舞了红 28 军官兵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继续坚持大别山区游击斗争的信心，英勇的红 28 军终于迫使蒋介石三个月内消灭红 28 军的阴谋宣告破产。

桃树岭“国军”再度失利的消息 4 月 24 日才传到南京，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娘西匹，统统是草包！”他连夜给梁冠英发去急电，呵斥道：

查鄂、豫、皖边区残匪，迭令肃清，现匪流窜如故，日见猖獗。若不迅与扑灭，遗患无穷，特限令剿灭。否则，以纵匪论罪。